

心香一瓣

远古时光里的皮皮虾

□鲁迪

不知什么时候开始，它被叫皮皮虾了。记得小时候，海叔叫它“花部弹”。每次，在爹捕来的一大堆渔获物中，看到它不断晃动的触角和尾肢，背部弓起，眼睛很亮，闪着绿光，虾尾张开，海叔总会把它捡出来扔在一边。

爹笑了，看着他说，濼尿虾，这个可以给濼尿的小孩吃哦。

海叔脸红了。他又不是天天尿床，偶尔几次，算不上“濼尿胚”吧。小伙伴之间吵架最喜欢骂这个，被骂的小孩连话也不敢接，低着头“嗖”地一下逃走了。

他是后来才知道的，皮皮虾有活血生津、壮阳补肾等药用功能。当年，爹让他吃这个也没有错。

皮皮虾称号一大堆，和其他海产品比起来，大概是“马甲”最多了：虾蛄、濼尿虾、富贵虾、官帽虾、琵琶虾……都带虾字。和真正的虾比起来，它除了有壳，其他还真不相同。

那时，海叔经常跑去码头看渔船靠岸，归航的渔民扯着嗓子，从船上卸下一箩箩的鱼。码头总是湿漉漉的，空气中散放着咸湿的鱼腥味。当众人散去，皮皮虾还在那里堆着，它们如废弃物，无人问津，连小孩玩耍都不愿触摸它。皮皮虾身上的壳犹如尖利的刺，一不小心便扎手。拿回家

屋檐下

今日阳光明媚，风和日暖。许久不曾去公园打球，心里暗暗惦念那些球友，便骑上摩托车，直奔长岗山公园而去。

暖阳穿过林间树隙，斑斑驳驳洒落一地。园内的乒乓球区域正被几棵大树浓荫遮蔽，成了艳阳下难得的阴凉处。十张球台早已满座，人们挥拍对打，热火朝天。我上前招呼熟悉的王处长，他便停下球拍，让我先打几局。随后我又拉来老张与我对练。老张手腕灵活，弹击十分有力，但凡我回球冒高，他便顺

海边人家

少时，在父母的大床上醒来，透过雕花的窗棂，看到的是对面灰色的屋瓦、斑驳的墙檐，以及檐头寂寞的草。父母的卧室朝西，很少有阳光照进来，特别是冬天，日头很短，阳光刚在房里露了个脸，就被赶走了。

在阳光浓郁微风流动的日子里，母亲常常把剖洗干净的鲜鱼，平摊在竹盘子上，晒在太阳底下。待父亲从海上回来，母亲就为他做上一碗鱼鲞烤肉。肉质肥厚的鱼鲞有韧性，有嚼劲，油汪汪的五花肉又使它入口不干不涩，嚼下去余味悠长。我和父亲都爱吃鱼鲞烤肉，特别是那鱼鲞，似乎吸收了阳光的精华，细嚼慢磨之间温香阵阵，让人内心踏实、舒坦。

父亲是个寡言的人，爱抽烟，常常一早起来什么事都不做，先抽上3支烟。遇上晴朗的好日子，他也会忘了抽烟，喜欢眯着眼，一动不动地坐在院子里，太阳底下。

父亲15岁就下船当了一名小伙夫，因不善做饭，被船上每个人都骂过，甚至还被人用饭勺砸过头。风浪来袭，他像一块小石子在舱中被随意地抛滚，一听到船老大的命令，就咬着牙一步步爬过去干活。有一次，晕得辨不清方向，差点爬到海里去。只有当大海平静、阳光普照的时候，父亲才会在繁重的工作间隙，平躺在一片咸

履之留痕

“哇！这里有一窝！”我翻开一块黄褐色石头，兴奋得声音都劈了叉。“一窝？”不远处蹲着翻石头的几个人齐刷刷投来艳羡的目光，头发被海风吹得快要竖起来，原本白净的脸颊被太阳晒得红扑扑的，像刚喝了酒。“一个、两个、三个……”我一边数一边扳着礁石上吸附得紧紧的芝麻螺，“一共有五个呢！”

“我怎么一个也没找到呢？”海不平老师直起腰，扶了扶滑到鼻尖的眼镜。“别急嘛，多翻翻，总会有的。”我举着手里的螺冲他晃了晃。“哇哇！小螃蟹！小螃蟹！”那边礁石上传来芝君姐的惊呼。我们转头看过去，她正把一只小脚乱蹬的小螃蟹抓在手里向我们炫耀。“小螃蟹跑那么快，你也抓得到？”保邦抬头问道，他目前还没有收获，羡慕得不行。

俗话说，“三月三，螺上滩”。我们几个舟山诗友约好趁着大潮水，提前一天到朱家尖西岙码头赶海捡螺。朱家尖有两个西岙码头，一个是西岙邮轮码头，一个是我们今天赶海的

当菜的话，剥壳又麻烦，哪有鱼肉肥易食。

有一次，村里人奔走相告，说出海的渔船捕了大网头。海叔他们这些小孩光着脚板，敞着怀，一股风地跑去了码头。发现满舱的鱼已被运走，地上，倒着成片的皮皮虾，旁边，是一大摊被杂乱的脚步踩成的虾泥。这些活着的皮皮虾，弓着身子，肚皮朝天，挥动着两把“镰刀”似的前肢。看起来，这是它身上最厉害的武器了，此时，却无用武之地。

爹说过，别看它小，在海底蛮凶猛的，就是贝类、螃蟹这些有着坚硬外壳的生物都不是它对手。它捕食时快如闪电，抓住猎物后，用尖锐的锯齿将它们送进口中撕咬。当然，自己也会被比它凶猛的章鱼、鮫鳓鱼、鳐鱼等吃掉。

海叔蹲在地上，把皮皮虾翻了个身，逗着玩。当他把捡来的树枝轻轻按压皮皮虾的腰部时，只见皮皮虾立起来，头尾着地，整个身体呈拱桥的形状。他惊讶极了，又在旁边的皮皮虾上照试，它们摆出相同的姿势，如受了指令，一个个做出轻盈的舞蹈动作。他兴奋地大叫，引来了小伙伴观看。直到黄昏，天色渐暗，才在大人们一声声的呼唤里，磨磨蹭蹭地回家。

海叔想起皮皮虾的这个动作，很是不解。

长岗山晨练随笔

□薛晓波

势弹射过来，球快得连影子都看不清，着实让我费了不少力气。

说到底，还是自己大意了。出门时随手拿了一块早已没有摩擦力、搁置许久的旧球拍，回球质量大打折扣。平日里本可以轻松应付王处长，今天却频频落败。后来园里球技最好的陈教练也来了，王处长笑着怂恿我俩切磋几局。我以球拍不顺手为由婉拒，他索性把拍子借给我，非让我试试。盛情难却，便和陈教练打了三局。他的拉球和弹击都很厉害，只要我回球出台或冒高，

他一板就能将我打死。我只能靠自己的“老本行”——用角度控制来调动他，再配合不出台的短球，不让他轻易上手。三局比分都很接近，最后我以1比2稍逊一筹。

打完球，便陪着旁边的小朋友玩乐。我故意放高球让他们抽球，只为哄孩子们开心，气氛轻松又惬意。小孩的母亲一遍遍催他回家，他却意犹未尽，打了一局又一局。一整个清晨，就这样悠然度过。

说起来，偶尔来公园走走、打打球，本就不

父亲的阳光

□徐琦瑶

涩之中，面朝天空，双目微闭。阳光，给他带来片刻的安宁，以及天地之间微茫的归属感。

更多的时候，父亲只能想念阳光，如同想念他远在岸上的女儿。父亲曾说，他最会想到的是我闭着眼睛哇哇大哭，哭得小辫子一抖一抖的样子。我想，他想念阳光，最会想到的应该是太阳在云层后面绕来绕去的样子，或者是太阳被一把打红了脸，偷跑出来，渐跑渐远的样子。

与船上那些膀大腰圆不动就骂爹骂娘的汉子相比，父亲实在太过文弱。父亲肤色白皙，身材瘦削，十指修长，爱拨弄乐器，也写得一手好字，据说由父亲为村中军属代笔的信，曾被传遍了整个军营。

我实在不甘心把父亲与抽烟联系起来，直接对父亲说，海上寂寞，可以吹吹笛子，写写字，比抽烟强过一百倍。父亲听了，哈哈大笑，几声过后，就不笑了。母亲拍拍我的肩，丢下一句：“甭傻了。”我曾听到她跟人说，他当“老轨”了，经常下到舱里修机器，有时要一连耗上几小时，抽几根烟总可以提提神，顺顺心。

船舱里没有阳光，父亲大概是把烟味当作阳光的香味来品了吧。我这样想。

父亲的劳作终于换来了家里生活条件的改善。我10岁那年，全家搬进了新造的楼房，每间

卧室都亮堂堂的，阳光常常能眷顾上一整个白昼。我连睡觉都不敢拉上窗帘，生怕暂时的回避会惹恼了太阳似的。我想替父亲攒下整屋整屋的阳光，容他在疲惧孤冷之际慢慢消受。

初二那年，我因一个偶然的误会跟班主任老师狠狠吵了一架，之后便对作业不理不睬。父亲回来了，看到我的成绩单，什么都没说，只是长长地叹了一口气，整个人木木地贴在门板上，吐出两个字：“怕呀。”那一刻，我倔强的泪珠，扑簌簌地坠落。此后，我拼命地学习，因为我害怕父亲的害怕。

2000年的第一天，我约上几个朋友，在寒冷的大清早，骑着自行车，来到家乡海岛的最东端，准备拥抱新年的首个日出。天色微透，寂寥的路灯似醒非醒，我们穿行在一个清静的小渔村中。迂回坎坷的村中小道，自行车不停地颠簸，我的心也随之跳得起劲。行到路的尽头，爬上一个小山坡，一行人面东而候。我把双手按在胸前，感觉到父亲忧郁的期待正在我的血液里流淌，奔跑。当初嫩的霞光透过云层，照进我的双眼，我固执地以为，这一刻千里之外的父亲正在船头流下热泪。

父亲在海上奋斗了40多年后，带着一身的病痛，上了岸。

年轻时爱好文艺的父亲，上岸后的第一件

事就是把早年玩过的二胡、笛子、口琴等都找出来，一件一件地演奏，只是荒弃已久，再也玩不好了。几日之后，父亲就像孩子一样，把它们摔的摔，扔的扔。

“在海上这么多年，身上好多零件都失灵了，身边好多东西也都用不上了，看来看去，什么事都做不了，只能出门晒晒太阳了。”父亲对我们笑着说。

儿子上幼儿园后，我们换了一套大房子，装修的时候特意对父母留出一个房间。每次坐船过来，母亲倒是会住上一星期或者十来天，父亲却呆不上两三天，有时甚至当天就要回去，问他有什么要紧的事，他又说不出啥来。一回，父亲来我家。我趁天气好，把棉被拿到阳台上去晒。下午1点左右，我便去收棉被，我家前面有幢高楼，容易把太阳挡住。我看见父亲正站在阳台的最东边，微微向外倾着身子。日光从前楼的屋角，懒懒地投过来，一路上溜走不少，仅在我家的阳台辟出瘦瘦的一角。父亲就站在这个小角落里，面朝阳光，双目微闭，神情安怡。那条被子早已被他叠得整整齐齐的，锁着阳光，放到了床上。

该由我来为父亲造一座房子了。还是造在岛上吧，要让阳光照到房子的每个角落，照进父亲被海水浸泡的梦里。

久，只剩嘴巴一起一合，不过它全身银光闪闪，气质高雅。虾蛄张着嘴巴时而跳动一下。最有精神气的是皮皮虾，像跳舞一般蹦跳着，拉到岸上还活着。”

“鱼多的时候，从网袋里倒出来，堆在甲板上，真的像座鱼山。捕鱼特别喜欢这种感觉，那个时候，才是最开心啦！”

“不愁销路，早被餐厅老板和海鲜市场的老板预定了。”

桌上的几个人，都是他儿时的伙伴，现在从事着不同的职业。他们吃皮皮虾的動作各种各样，有的把尾部外面两个扎人的小尾巴拧断，然后捏着尾部轻轻往上一折，再拧掉，尾巴上的肉就出来了；有的用根筷子从尾部贴着虾壳插到头附近，左手把壳拆开，右手按筷子，两手同时反方向用力，背部整个壳掀开后，露出完整一体的肉；还有的双手齐上阵，上啃下撕，最终把虾肉扒出来，放入口中，脸上露出满足的表情。

“你们知道吗？我们吃的皮皮虾，是3亿多年前便已现身海洋的远古生物。”海叔听见伙伴说出这句话，惊讶之余，不由对眼前的皮皮虾肃然起敬。

图球技能精进多少，只为呼吸林间清新的空气，放空一下身心，换一份安穩而愉悦的心境。越来越觉得，老城区自有它独特的韵味，人文氛围格外浓厚。海山公园、定海公园、长岗山公园都是如此，随处设有乒乓球、羽毛球的场地，群众健身活动热闹而寻常。

相比之下，新城这类亲民又悠闲的公共场地反倒少见。也许正是这份烟火气与闲适，才让我这样爱打球、爱慢生活的人，格外留恋定海古城的烟火气。

事就是把早年玩过的二胡、笛子、口琴等都找出来，一件一件地演奏，只是荒弃已久，再也玩不好了。几日之后，父亲就像孩子一样，把它们摔的摔，扔的扔。

“在海上这么多年，身上好多零件都失灵了，身边好多东西也都用不上了，看来看去，什么事都做不了，只能出门晒晒太阳了。”父亲对我们笑着说。

儿子上幼儿园后，我们换了一套大房子，装修的时候特意对父母留出一个房间。每次坐船过来，母亲倒是会住上一星期或者十来天，父亲却呆不上两三天，有时甚至当天就要回去，问他有什么要紧的事，他又说不出啥来。一回，父亲来我家。我趁天气好，把棉被拿到阳台上去晒。下午1点左右，我便去收棉被，我家前面有幢高楼，容易把太阳挡住。我看见父亲正站在阳台的最东边，微微向外倾着身子。日光从前楼的屋角，懒懒地投过来，一路上溜走不少，仅在我家的阳台辟出瘦瘦的一角。父亲就站在这个小角落里，面朝阳光，双目微闭，神情安怡。那条被子早已被他叠得整整齐齐的，锁着阳光，放到了床上。

该由我来为父亲造一座房子了。还是造在岛上吧，要让阳光照到房子的每个角落，照进父亲被海水浸泡的梦里。

的大海跟前，才觉得那点烦恼被浪一打就全散了，剩下的只有天开地阔的舒坦。

当天边烧起橘红色的晚霞，我们一行十来个人拎着今天的收获去了提前订好的海鲜排档，点了些菜，让老板帮我们把刚捡来的螺和小螃蟹都煮了。菜很快端上来：盐水煮的芝麻螺和小螃蟹，撒了点芹菜粒，香气扑鼻，大家一起动手，把螺放在嘴上轻轻一嘬，整个螺肉带着淡淡的咸味便到了嘴里，简直鲜得掉眉毛。

我们一边吃一边聊，聊舟山的老传说，聊年轻时的故事，笑声随着风飘得很远很远。其实所谓的诗意，从来都不在书斋里，不在那些堆砌的辞藻里，而在这朱家尖的海风里，在亲手翻开石头找到螺的惊喜里，在一群志同道合的朋友对着大海齐吟《观沧海》的快意里，在满桌鲜味儿碰杯的笑声里。

海就在那里，浪就在那里，只要你愿意抽点时间往海边走，总能捡到满心的欢喜，也总能找到藏在烟火里的浪漫。